

惟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

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

[

第四國際告全世界工人及殖民地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宣言

第四國際，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束後，第一次召集其世界會議時，正值社會危機達到了空前地深而且廣的地步。

就在這次大戰的大流血大毀滅的燼餘殘景中，第三次大戰又在準備了！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國和日本諸帝國已被聯合國毀滅了。但是勝利者之間却又爲佔有原子彈，這完美的毀滅性武器，而陷於瘋狂的競爭中。凡在第二次大戰中未遭飛行堡壘，超級坦克，火箭炮，火焰拋射器等所毀滅的東西，正期待着被這最可怕的，毀滅性最徹底的發明物所完全消滅。因此在最深切最現實的意義上，人類的危機已成爲生與死的問題了。

『四大自由』之騙局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被聯合國諸政府以及牠們的僕從，即『社會』黨及『共產』黨領袖們以及工會官僚們，莊嚴地推崇爲反法西斯的和爭取民主的戰爭。據牠們的最高首領，已故美國帝國主義領袖羅斯福說來，這是一個爲了爭取『四大自由』的戰爭。

代替『無懼之自由』而來的，是人類面臨用原子能自相毀滅的恐懼。

代替『無匱乏之自由』而來的，是世界的四分之一陷於飢饉與疾病。

代替『言論自由』而來的，是極大多數人民被迫服從於軍人政府或戰勝者的傀儡的命令。

祇有虛偽的『宗教自由』保留着，在統治者手中牠總是一件柔順的工具，可以拿牠在被統治者中間製造仇恨和爭鬥。

這就是人們預許的自由的真面目。同時在勝利者愛護之下，法西斯又以新姿態出現而重新拾頭了，例如意大利的『普通人』（Donno Quarante）運動以及其他地方相類似的事件。



3 1799 2133 7

這些就是人們標榜的戰爭目的，也是曾在人民面前炫示過的許諾，現在全被證明為欺人的謊言。在一九四〇年五月第四國際緊急會議的宣言中，我們已預先指破這些謊言了。唯獨第四國際，說了真話！

托洛次基寫的一九四〇年宣言說：『正同官方麻醉人民的謊言相反，戰爭及其他社會災禍——失業，生活費用高漲，法西斯主義，殖民地的壓榨——其主因同樣都是生產手段的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種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國家制。』

正像列甯在第一次大戰中一樣，我們會警告道：『社會中主要的生產力若仍操縱於托拉斯手中，即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則為市場，為原料供給地，為統治世界的鬥爭，必不可避免地日益增加破壞性。』

這就是真正的原因。今天，這些原因仍在醞釀着下次的大戰。

如果工人階級勝利的革命不能掃除貪婪的私有財產制度，而建立一個為使用而生產的、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制度，那麼我們得重覆列甯和托洛次基的話說：帝國主義戰爭必定再會爆發一次。這次將伴有立刻毀滅各國全部工業區的原子能破壞力。

因此，我們向工人和被壓迫與被剝削者提出了這篇宣言。人類的命運操持在他們手上，而且僅僅操持在他們手上。——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這次會議向他們解釋我們所共處的地位，並且號召他們起來行動，以反對世界統治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這次戰爭的真正目的是為爭奪市場，原料產地，以及世界經濟的盟主地位。兩組資本主義強國，在衝突中對峙着。

一面是老大而肥飽的帝國主義國家，像英國和法國，牠們在很久以前已經將大部分的世界市場佔據為殖民地，但是牠們陳舊的工業技術使牠們經濟上的維持力變得極弱。

另一方面是少壯的帝國主義國家，像MG
D/69
6 國和日本，牠們在資本主義發展中興起較晚，雖因裝備最近代化的工廠佔得便宜，但是此時世界市場早已被人佔去了，要得到殖民地祇有用武力向較老的強國手中奪取。

在前者陣營中還有『已經肥飽』的次等強國，如荷蘭和比利時。在後者陣營中有尚在『飢餓』的強國，如意大利，牠們的結合可以從牠們開始資本主義發展的遲早程度上判斷出來。

超越於命運上的是這最新的資本主義巨人，美國的威脅，雖然牠開始資本主義也較遲，但是牠有一個廣大的國內市場，這個市場可以使牠在一段長期內積壘財富，而無須和其他強國直接發生衝突，同時建造世界上最新式的生產工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也就是說第二次大戰的序幕中，美國參加僅含有預防性質，牠想先發制止德國獨吞全歐的威脅。

此時，世界資本主義生產設備，整個的講來，已經擴充到這種程度，以致既存的市場都顯得狹小了。市場之爭奪已使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陷於相互的衝突中，戰爭手段的取捨祇決定於對市場絕望的程度。『不輸出便死亡』，就是納粹德國在爭取『生存空間』奮鬥中的戰號。

在第一次大戰中，英法雙方雖然打敗德國，但經濟上大大削弱了，乃至大利於美國，這個國家經過那次戰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

但是縮小整個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無產階級的大革命，這革命在布爾雪維克黨領導之下，廢除私有財產制並使全部工業社會化，一下使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地方脫離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

在這個寧變刺激下，遠東殖民地大暴動也崛起了，向帝國主義者警告即將有普遍反抗發生，反對牠們的統治。所有資本主義強國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想以武力干涉來毀滅新興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企圖失敗後，都用一種貪婪眼光注視着這塊既失的市場。牠們怕這種革命傳到歐洲而造成更多的損失，牠們又謀求補償原來的損失，為此原故，延遲了牠們自己間的爭鬥達廿餘年之久。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戰勝國協助資本主義德國重建，就是爲了這個原故。牠們想用德國作爲對付蘇聯的攻擊武器。同時，英國如此作法還想削弱牠的法蘭西競爭者，並要獲得一個同盟者以對抗強大的美國。法國和美國也有同樣的目的。

納粹德國的興亡

但是德國資本主義本有高度的技術水準，一旦被扶到能自立時，絕不願以這種角色爲滿足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既然未曾勝利，把全大陸統一起來，德國資本主義者就企圖用反動手段來進行這個統一任務。這是他們爭取世界控制權的跳板。爲了要實現這種野心，他們採取了前所未聞地殘忍而野蠻的統治方式——希特勒的納粹國。納粹德國的工作是對內壓制工階級，對外擊潰蘇聯，並與美國爭奪世界的霸主地位。

這工作初期，德國是直接接受那些『民主的』列強扶助的。社會民主黨人，史大林黨人以及工會官僚們的破產的，怯懦的和叛賣的政策，也便利了這個工作。雖然他們自己也臨於最險境地，他們竟不能組成工人階級聯合陣線以反抗納粹主義。這工作後期，德國則與西方列強衝突了，社會民主黨人和史大林黨人，先後站到西方列強方面，而參加戰爭。

在遠東，同樣的，帝國主義者將日本看爲對付蘇聯的堡壘。日本也不能滿足於這個角色。天皇帝國在列強容忍下，吞食了半個中國，遂向英美在太平洋市場的統制權挑戰，以建立日本的大東亞爲目的。

事實證明了，德意日經濟資源不足，不能應付那後來的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牠們逐個地在戰爭中倒下去了。但英法以及其他次等強國也是不能應付這個世界規模的戰爭的。英法諸國在戰後都已大爲降低地位，牠們的經濟也從沒有這樣薄弱，牠們的帝國也在崩裂的威脅中。牠們作戰的真正目的——保障牠們的市場，繼續和增加牠們的殖民地剝削，保障牠們的陳腐的利潤制度——並未見得比德日多完成多少。

資本主義勝利者及其展望

祇有美國在戰爭中大大地增強了。牠的敵人，日本和德國，已倒下在廢墟中了。牠的同盟者英法已負債於牠，而達到了牠的附庸的地步。但是美國資本主義者以甚麼代價獲得勝利呢？

蘇聯，這從一九一七年就脫離了資本主義剝削的大塊市場，仍然獨立，牠甚至還有席捲邊境上許多國家的危險以致更縮小了資本主義的市場。

在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其餘的世界，又因戰爭而變得極荒瘠貧困，人民的購買力減低了一半。同時美國生產量在戰爭的過程中又增加了一倍以上。

即使牠的霸權在資本主義世界裏是絕對無敵的，美國帝國主義也祇能在短短一段繁榮期中獲得利潤，即當國內外都因過去作戰時將工業改作軍需而感到缺乏的時期內，一旦工業復員而開始滿足那迫切的需要時，美國資本主義就要面臨『生產過剩』的危機了。一個嚴重的不景氣將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回憶（那時曾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成爲微不足道。

但是華爾街的統治地位既非無敵亦非絕對的。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憑着牠們較低的生活水準和較低的工資，仍可與牠相當抗衡而困迫牠。

蘇聯能恢復計劃生產，特別是能在推翻史大林政制重建工人民主制後的加速前進，這對於美國資本主義始終是一種威脅。

同時，殖民地也成熟革命了。——這革命開始於印度尼西亞，越南，已經瀰漫於印度和中國，更不用說近東和非洲了。

歐洲羣衆已進於廣泛的左傾，向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挑戰，包括英國，這世界上最老的資產階級在內。工人們在這種傾向的第一步，祇能轉向於那些傳統的工人政黨（工黨，社會黨，史大林黨），而這些傳統黨的怯懦與背叛，加上羣衆性的革命政黨的仍舊缺乏，遂暫時阻止這種傾向，使之不能轉變爲勝利的革命。

華爾街自己的軍隊，反映着勞苦大眾的情緒（兵士是從勞苦大眾出身的），他們要求從世界的各處站上撤回去。大兵們不願作奴隸世界的監視人。國內大資本家已在發動一種運動，要求凍結工資和打破工會爲了準備較廉價的生產，去鞏固那用武力得來的市場。但是老闊們面臨着成百萬罷工工人反抗的浪潮，工人們抵制這個運動，而要求他們的收入能不落於高漲的生活費用以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就在牠們的真正目的講來，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一點也沒有解決世界那些統治者的基本問題。相反地，這些問題卻變得比以前更尖銳了。生產手段私有制存在一日，爲利潤的生產存在一日，在逐日低落的羣衆購買力下覓求市場的情形存在一日——亦即資本主義存在一日，——那麼，窮困與紛亂仍是存在的，戰爭仍是要被人

當作解決手段的。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犧牲了五千萬人的生命，使五千萬人殘廢，使幾萬萬人背井離鄉，毀滅了多少城市，荒蕪了廣大田地，結果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但是牠是不可避免的。倘若資本主義存在，未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牠唯一的結果可能是用原子彈毀滅了人類。

不要迷惑。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在進行中，邱吉爾的反蘇反共演說；關於原子彈的間諜恐怖；美國重申軍隊行動秘密，以及陸軍航空隊重新服役之命令；——這些全是戰鼓的聲音，宣告着戰爭，資本主義統治者爲求超額利潤，全然不顧人類的命運。自一九一四年以來兩次大戰已令人悲傷地說明了這一點。祇有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將社會改造成有計劃的社會主義制度，纔能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和這種野蠻的人類自殺。

馬克思主義者的預測能力

當納粹裝甲部隊縱橫歐洲，直至英倫海峽，而希特勒與史大林的協定尙未破壞時，某些過於敏感的人們，否定了馬克斯學說，而做出了『革新的』結論。在他們看來，歐洲面臨着一個『新秩序』的時代。有些人走得這樣遠，甚至從這種事變中和希史協定中，看出了有個階級與起來，代替退守的資產階級和挑戰的無產階級來掌握社會最高權，他們談論甚麼『經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是包括着：希特勒的國社黨；墨索尼里的法西斯黨；羅斯福的新政；和史大林主義的官僚集團於一個範疇內的。這種『革新的』潮流遍佈於小資產階級間，甚至侵入於工人先鋒隊中。第四國際爲保衛馬克斯主義反抗這些修正派的『革新者』起見，在牠的一九四〇年的宣言上寫道：

『爲了慰藉被奴役的人民，希特勒允許將在歐洲建立一個幾世紀長久的「日耳曼和平」。好一個空虛的幻夢！在戰勝拿破崙之後，「不列顛和平」維持了一世紀——並非一千年！——那只是因爲英國是一個進步的生產制度和一種新技術的倡始者。不論牠的工業力量如何，今日德國和牠敵人們一樣，都是一個已註定死亡的社會制度的代表者。』

這個估量被證實得多麼快啊！修正派的估計被駁倒得多麼快啊！第四國際的力量就在牠的綱領中，這綱領

經得起大事變的考驗。

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國的失敗，不過證明了：即使用最殘忍的最公開的國家獨裁方式，仍不能解決資本家階級的糾纏不清的矛盾。瘋狂的法西斯主義，像衰敗的資產階級民主一樣，都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二者都不過是同一個已腐敗的社會制度的不同形式，這制度在很久以前就被生產力的發展所判決死刑了。

第四國際在一九四〇年也曾譴責那種謊言，說美國在戰爭勝利後，會贊助一個民主的歐洲聯邦，而與之共享世界市場。

一九四〇年宣言上說：『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而是獨佔資本主義的工具……說最強大的國家會自願放棄牠以自己的力量獲得來的利益，那真不啻是同烏托邦一般可笑的，好像說托辣斯之間會自願分明資產一樣。』

關於美國本身的前途，宣言中說：『然而，美國，這世界上最強的資本主義者，牠的工業，財政，軍事的力量仍不能保證國內經濟生活之繁榮，而且相反地給予牠的社會制度的危機以一種特別惡性的癘病的性質。』將這六年前的預測和今日的實情比較一下看，在每個重要點上，第四國際的分析已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了！

今「世界上資本的」立：蘇聯與世界資本主義

當時，基於史大林希特勒的協定之行情性的理由，人們曾有一種議論，認為：蘇聯與法西斯國家是『基本上』同性質的；正像後來，這二個伙伴間毀棄協定并發動戰爭時候，人們又起一種蘇聯與『民主的』國家『基本上』同性質的議論一般。第四國際的綱要，在很久以前就下了一個判定，至今仍能適用。即說：

『資產階級與蘇聯間插話性的協定並不改變這個事實，即：『在歷史的權衡上說來，世界帝國主義者與蘇聯間的矛盾，遠比資本主義國家個別間的對立，要深得多。』』

祇有基於這個判定，在史大林希特勒協定後，希特勒對蘇聯發動的戰爭，纔能得到解釋。祇有基於這個判定，美國帝國主義者和牠的次級伙伴英國，今日反對昨天同盟者蘇聯的戰爭宣傳狂潮，纔能得到解釋。

當前整個時代的世界政治，就是以這種基本矛盾為其特質。雖然在史大林主義官僚統治下造成多麼可怕的

墮落，蘇聯一日以現行的社會結構而存在時，牠總是資本主義者在貪求市場途中的一个障礙。第二次大戰沒有解決這個矛盾，僅使之尖銳化了而已。

蘇聯整個工業化的西部區域的毀壞，在經濟的觀點上使蘇聯大為減弱。史大林主義官僚們反動的，沙文主義的和劫掠的政策，又使蘇聯在政治上減弱了，因為這樣就疏遠了牠在廣大地區上自然的同盟者，即東歐的羣衆。但是蘇聯已渡過了這次大戰，官僚們又沒有能夠從內部毀滅牠的社會基礎，甚至被迫在紅軍佔領的經濟程度不同的國家內，給予一種社會改造的推動力，以此增加了帝國主義問題的嚴重性。這就是帝國主義者指出解決對蘇問題爲牠們最迫切工作之原故。

第四國際仍然主張無保留的保衛蘇聯以抵抗帝國主義之進攻。但是這保衛，現在比以前更加是只能出於一種革命的保衛。所以，牠與克臨靈宮（Kramin）的反革命政策絕無相同之點。

史大林主義官僚的作用

「在原則上，保衛蘇聯與準備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是一件事情。我們絕對排斥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理論，這是無知的反動的史大林主義的產物。惟有世界革命能替社會主義救全蘇聯。但是世界革命同樣也要不可避免地排除克臨靈宮的寡頭政治。」

自從一九二四年，史大林第一次宣佈「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這不祥的理論時候起，克臨靈宮的政策已在從事於阻止任何國家中社會主義的建立了。實際上，這個理論不過是替享受特權的國家主義官僚層之自保行爲做辯護罷了。由於新興的蘇維埃國家於第一次革命潮流低落後在資本主義歐洲中所處的孤立地位，又由於俄國多年內戰所造成的疲乏，官僚們遂以犧牲羣衆爲手段來確保他們的特權，他們本是依靠這些羣衆背脊爬上政權去的。列甯的國際主義政策曾於蘇聯建國初年獲得各國工人的協助抵禦了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而拯救了蘇聯。史大林派則拋棄了列甯這個政策，而利用列甯所建立的共產國際去斷送了一連串的革命機會。

例如，一九二六年當英國大罷工時候，史大林派用機會主義手段，與工黨操縱的英國總工會合作，阻止了大罷工潮的革命發展。在中國，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史大林派將共產黨手足緊縛於資產階級國民黨的

政策，結果造成蔣介石——中國無產階級這個劊子手的獨裁。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史大林派宣傳『社會法西斯』的觀念，混社會民主黨與納粹於一談，阻止了工人團體的聯合戰線的鬥爭，因而促進希特勒當權。在一九三六年，當靜坐罷工潮掀起法國政權問題時候，史大林派和改良派手創的『人民陣線』努力將工人階級束縛於資本家。當同年內戰爆發於西班牙時，史大林派又竭盡全力約束羣衆的革命行動，並使就範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權的掌握中，因此促成佛朗哥的胜利。這全部政策的發展，是出於下面的動機，即：一面想避免外來的攻擊，一面又想官僚階層能在蘇聯國內鞏固其地位，而賣好於資本主義統治者及其在羣衆中的小資產階級僱僕。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都被變爲克臨靈宮外交政策的簡單工具了。蘇聯的天然同盟者，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羣衆，在史大林派領導之下，一再地失敗了。

在蘇聯內部，克臨靈宮的寡頭政權又展開了壓迫的狂潮，反對托洛次基所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因爲從宣傳『一國社會主義』起至扼殺西班牙革命止，托洛次基都揭破了這正在增長中的背叛行爲的每一步。只有各國前進的共產主義戰士，團結於托洛次基和國際左翼反對派旗幟下的，能在最先一瞥中就瞭解這篡奪了第一個工人國家政權的黨派，牠那種發展路線的反革命意味。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審判以及與列甯共工作的整軍人的被流血清除，開始使工人更廣大的層次對史大林主義者的反革命作用睜開了眼睛。

史大林希特勒協定之後隨着來的，是分割波蘭的舉動和歌頌納粹帝國主義者爲『愛好和平』的宣傳。依照莫洛托夫的說法，法西斯變成『一個興趣問題』了。各國廣大的工人羣衆都氣憤於克臨靈宮這種卑鄙的自貶地位的行爲。當希特勒驅其全部作戰機構進攻蘇聯以酬報史大林派協助他發動戰爭的功績時，克臨靈宮便換了相反的面孔。在最野蠻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運動中，史大林爲了希特勒的罪過，不獨詆譭那昨日『愛好和平』的納粹黨，並且詆譭全體德國人民！

克臨靈宮的政策

今日，在軍事行動結束後，史大林派指揮下的紅軍，正奉命掠奪德國，與國以及所有東歐佔領國的工業和居宅。其目的，據說是爲重建被破壞的蘇聯工業，那是卑鄙的謊言。這種劫奪與擄掠不過是爲圖謀掩蓋史大林

政制的破產，對於這個政制，蘇聯羣衆正日漸不滿。

僅僅爲官僚層及其特權着想的克臨靈宮現階段外交政策，外表上好像是在加強蘇聯的力量以對抗帝國主義者，正如整個戰前政策外表上好像是在『中和』資本主義國家和防止戰爭一樣。但與英國工會騙子的結合，對蔣介石的投降，出賣法國和西班牙的革命，讓希特勒不費力地取得政權，以及最後史大林希特勒協定——這所有的『聰明』的策略——並不能阻止希特勒之發動反蘇戰爭及破壞半數蘇維埃工業。戰爭大大地減弱了蘇聯的力量，使他倒退了好多年。同樣，現行的劫掠東歐和亞洲的反革命政策，以及對這些國家的羣衆運動的公然壓迫，也將沒有別的結果的，除了不可避免地促使美國帝國主義加強，並作澈底毀滅蘇聯的戰爭準備。

一九四〇年，托洛次基寫道：

『從戰爭初期的結果看來，縱然有表面上的勝利，蘇聯的國際地位實已很明顯地惡化了。克臨靈宮的外交政策，已使廣大的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的人們背棄了蘇聯……同時德國已獲得波蘭最重要的，最工業化的地區，並且獲得與蘇聯相共的邊境，也就是得到了東進的門戶。』

一年後，這警告被完全證實了！

今日，第四國際又警告着：縱然疆界擴展了，縱然大量劫掠了，但克臨靈宮的政策，在這個最後的戰爭階段，仍使蘇聯國際地位更形削弱，東歐人民痛心於克臨靈宮的罪惡政策，遂轉向於最落後的政黨以表示他們的憤恨，如與匈兩國選舉中所表現的。在遠東，羣衆的暴動情緒，不僅表現於英美統治下的地區，並且表現於紅軍控制下的朝鮮和滿州。同時，美國帝國主義者已進至蘇聯各方面的前哨，自東歐至中國，在地球的各方面戰略上包圍了蘇聯。

如此，克臨靈宮寡頭政權，僅僅便利了帝國主義者反蘇的目的；同時，這政權又負起了直接壓制羣衆求解放的獨立運動，因此和資本主義統治者同樣地共享羣衆的仇恨和恐懼。

祇有羣衆的革命行動，能破壞帝國主義者掠奪的計劃，能擴大一九一七年十月的社會革命以保衛蘇聯。但是羣衆革命行動祇有在努力推翻蘇聯國內反革命的史大林政權，而代以工農自由選舉出的蘇維埃之下，纔是可能的。保衛蘇聯，可見是直接含有保衛歐洲革命及世界革命以反對史大林主義之意義的。

現今的革命局勢

羣衆革命行動的條件已成熱了什麼？史大林主義者和社會民主黨人又要阻礙革命的發展，使之不能達到成功的結果麼？第四國際以其現有的少數力量，能克服這些障礙而領導羣衆麼？無疑義的，這些問題是一定會被那些深謀遠慮的工人所提出的。

工人階級過去在社會民主黨和史大林黨領導下的失敗，確實有沉重的影響。這是些極嚴重的打擊。今天，史大林主義的重量，毫無疑問的仍是一個極大的障礙。但針對這些事實的反面，必須衡量下一事實，就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局勢的危機遠較以前爲嚴重了。這是革命家的出發點，這是那些要指出羣衆行動道路的人的出發點。

很久以前，第四國際列舉過工人革命的條件：

『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已經由歷史經驗提出，而且在理論上說明了，這就是：

一、資產階級沒有出路，及由此造成的統治階級混亂狀態；

二、小資產階級激烈不滿，并要求決定性的改革，沒有小資產階級的贊助，大資產階級是不能維持的。

三、無產階級認識了不能容忍的局勢，又有決心做革命行動。

四、無產階級先鋒隊有一個明白的綱領和一個堅毅的領導。——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四個條件。』

資本主義的無出路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明顯過，統治階級的混亂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廣大過。一國又一國，通貨膨脹流行起來。各國公債負擔已到達天文學上數字。生活水準的降低，與全人口中羣衆的貧困，達到了空前的規模。不管政府的統制和管理如何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經濟危機仍繼續以一令人暈眩的螺旋線式上升，在歐洲，在殖民地，已經很急劇了，現在又要襲擊世界上最穩固的美國經濟。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上的階級平衡已被那開始於俄國的革命浪潮所破壞了，資產階級爲了恢復這個平衡，便決定給羣衆以若干經濟上的大讓步，因此造成了社會改良主義政制上相當程的穩定，這政制是被人拿來救護資產階級的。這次戰爭以後，像這樣一種戰略是資本家階級不能付給的奢侈品了。尤其在歐洲，那裏

耗費了好多與生產無關的戰爭需要，又毀滅了好多資本價值，遂致大大減輕了歐洲經濟在世界市場上的比重。資產階級如果要重建其生利資本，那祇能更進一步去抑低羣衆的工資和生活水準。較廣義說來，這話對英國和美國也是一樣真確的。

在英國，政府所以落於工黨手中，在法、比等國，政府所以落於社會黨和史大林黨同資產階級民主政黨聯合政府手中，那並不是出於資產階級自願。統治階級容忍這些「左傾」政制，是爲了工人和人民羣衆的壓力太強，他們自己的力量太弱，不能公開獨裁的原故。資本家明白，經濟崩潰的結果，那些被迫取得政權的傳統的羣衆政黨將喪失其信用。資本家正確地斷定這些政黨的怯懦性，他們害怕超出資產階級國家機構的界限以外去，牠們讓反動的軍隊同警察完封不動，牠們目瞪口呆地站在資產階級不可褻瀆的私有財產面前。

當工人和農民爲了仇恨托拉斯原故，要求工業社會化的時候，當權的改良主義黨派不得不採取若干「國有化」步驟。但這些步驟並不會侵犯大企業的財產權。牠們保證賠償「國有化」工廠所有者之全部損失，因而又加上一重負擔於業已負擔不起的經濟上。政府發了公債票給資本家，以代替以前的股票，資本家如此就有保證能繼續獲得利潤了。這「國有化」的工業的指導權，既不操於工人委員會之手，事實上便是仍舊留在昔日服務於托拉斯的管理者手中了。資產階級以這些偽裝的「國有化」爲手段，集中了更多的權力去支配獨佔資本下的整個經濟。

當社會黨和史大林黨的部長大臣們，解除這些在納粹佔領時崛起的工農獨立自衛軍的武裝時，當他們壓制了武裝隊伍中一切階級反抗之表現時，資產階級就集中了國家常備的（軍警特務）機構，在牠自己手中。在幕後，牠與王朝和反動的將領準備并陰謀，於適當時機，攫取國家整個的控制權，而建立新的拿破崙主義政制。同時，基於嚴重的經濟局勢，資產階級的整個政策現出了動搖和猶豫。在法蘭西，戴高樂，經過一年多的努力，以專橫的最後通牒來支持他的地位之後，就讓位而隱沒於政治舞台後去了。在比利時，資產階級，在其歡迎利奧普王復辟的運動上，有時前進，有時又後退。在希臘，於英國刺刀保護下恢復專制君主國之企圖，預告將有公開的內戰。等等。

小資產階級的命運

同時，小資產階級也已脫離大資產階級的統制了。過去，獨佔資本主義，無論在對內政策（法西斯）上或對外政策（戰爭）上，都是依靠小資產階級支持的。在過去法西斯國家裏，同在『民主』國家裏一般，由於通貨膨脹帶來儲蓄的蕩然無存與生活水準的絕對下降，城市中等階級的無產階級化和貧窮化，不僅未曾停止，反而更加迅速進行了；另一方面說來，如同每次戰爭一樣，在黑市條件下農民似乎有利可圖，但實際上並不比以前好。農民所得主要是那些貶值的通貨。無論紙幣如何多，農民並不能購買必需品以及愈來愈貴的農作機器，肥料，牲畜等等。因而一個新的與更尖銳的土地危機發生在面前了。

還有一層，戰爭已打破了小資產階級昔日對於民族一致的幻想。大資產階級已經表示過牠自己就是澈底的『合作分子』（漢奸）了。小資產階級的不滿與牠要求一種決定性改變的努力，可以從牠成羣地趨向於傳統的『工人』政黨，看得出來。英國工黨驚人的勝利，法、比、意諸國社會黨和史大林黨獲得大量的選舉票，希臘E.A.M.團得到羣衆的支持等等，——若非從這個觀點去看，就都是不可解釋的。

工人的鬥爭

同時，罷工的巨潮在歐洲和遠東已將一國一國捲入漩渦了，而在世界資本主義堡壘的美國，更達到牠的最高峯，並且遍及美國的那些殖民地，即南美諸國。這罷工潮，以其堅韌性，高度戰鬥性和進步的口號（『按物價指數算工資』『公開大企業的賬簿』等等），也表明了工人階級已一天比一天更認識了不可忍受的局勢。正當大戰結束的初期，在意、法、比工人自衛軍和工廠委員會之最初的組織——由於史大林派，改良派，與資產階級勾結，這些組織已暫時被壓抑下去了——乃是革命行動準備之明顯的指示。

革命行動準備中的這些因素，在歐洲所以沒有真正成熟起來的，那大部分是由於德國物質力量之空前的潰敗。人們期待德國革命爆發，以此爲全大陸革命鬥爭加緊進行的信號。戰時克臨靈宮發動的可惡的沙文主義宣傳，反對德國人民，連工人階級也反對在內的（所有『民主』國中改良主義黨和史大林黨也贊助了這個宣傳）

結果便於悲慘的軍事發展過程中迷惑了德國的羣衆，又於納粹政制趨於解體之時麻痺了羣衆的行動。同時「三百頭」有了默契，對於德國共同施行空前的物質毀滅（其規模比在法西斯倒下後轟炸暴動的杜鹽和米爾更爲廣大），以此來防止德國爆發革命。

革命的遠景

德國工人階級是歐洲最有潛力的，又賦有最悠久的革命傳統的，在牠能走上毫無疑問要走的革命道路以前，牠必須具備幾個物質的前提，即是：最低限度的食、住、交通的重建，以及數百萬青年人從俘虜營歸來。但是革命沒有立即爆發於德國，這不過延緩了發展的步驟而已，牠絕不會改變了這種趨向。

雖然有這事實，雖然工人自衛軍的武裝被解除了，雖然希臘羣衆武裝鬥爭遭到失敗，我們却沒有看到朝着反動方向的轉變。這些失敗沒有一個有決定性的。相反地，反動派要鞏固其勢力的一切企圖如希意比建立君主國，如法國建立一個專橫的行政權等等，已經遇到羣衆最大的抵抗，而不能達到其目的。

在另一面說來，工人羣衆亦不以打擊這一切反動企圖而自限。他們從守勢轉到了攻勢。反對凍結工資的罷工，其目標是反對牠們「自己」的政黨參加的資產階級政制的，這罷工工潮，客觀上提出了國家政權問題。

當革命的發展，在歐洲表現其種鬆懈時，在他處便以加速度進行了。美國的工人罷工潮和兵士示威，證明了美國羣衆革命自覺性的迅速發展，在這點上，過去美國比歐洲落後得多。但更重要的還是現時殖民地革命鬥爭的成熟。遠東鬥爭浪潮，開始於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的堅忍的反英法荷帝國主義的暴動，以及菲列賓的反對虛偽的「解放者」美國帝國主義的運動，現在已波及於印度的羣衆了，那兒巨大的政治罷工和兵變，預示將有一個全國性的暴動發生，其目的在於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統治。這對於中國，及以後對於日本的影響，一定會看得出來的。同樣，在近東，埃及堅定的羣衆示威和罷工乃是阿拉伯諸國羣衆革命暴動的前奏曲。

世界的局勢可見已經指示出了一切都滿足於我們一九四〇年宣言上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前三個條件的標誌，

關於第四個條件怎樣呢？——無產階級先鋒隊有一個明白的綱領和一個堅強的領導麼？

用不同的方式提出來，這問題就是：在一個無疑比以前更有利於革命的局勢裏，即危機比前更深入而範圍比前更廣大的革命局勢裏，能領導革命至於成功的黨已存在了麼？換言之，我們將能改變現在革命的少數人爲工人階級的羣衆黨麼？或是，那些老的政黨，改良派和史大林派，能又一次「賣革命麼？」

爲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須將牠好好的提出來。現在局勢並不是一個行情性的危機；牠並不是某一國中革命的問題，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整個革命時期的問題。資本主義世界，除了拖延臨終掙扎之外，沒有別的路。在這樣的時期內，老政黨——社會黨和史大林黨——的綱領在羣衆中不能發生絲毫效力。正爲這個原故，牠們才非與羣衆衝突不可。另一方面說，我們的綱領正是爲這個時期而建立的。在我們當前紛擾的發展中，我們的綱領已找到了，且將繼續找到，愈來愈增多的應聲。

僅在很短幾年內，懷疑家和業餘家才嘲笑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今天，牠的主要口號——「規定活動的工資和工時」「無賠償的國有化」「工人檢查大企業的賬簿」「工人自衛軍」「工農政府」——已開始從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口中得到了應聲。綱領是明確了，牠所得到的愈來愈增多的應聲，指示出第四國際羣衆建立工作已有很大的可能性了。

然而即使在最有利的局勢中，羣衆黨的建立也是一個含有很大困難的過程。整個組織問題的複雜情形，需要把握着的。領袖與黨，黨與羣衆間的相互信任，必須建起來。各處的過程並不是相同的，無疑有那種局勢，爲了羣衆黨，爲了革命領導，未能及時發展原故，招致了部分的失敗。但正因爲是關，整個時期的事情，所以這種失敗才是部分性的，所以從速建立羣衆黨的工作才經常的一再的在我們面前提出，社會也在增進中。這就是第四國際年青的黨所依賴的遠景。

一個堅強的革命領導，首先是在保衛綱領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第四國際的綱領今天開始，幾百萬人所接受，開始在實踐的考驗中得到證明，那首先是爲了國際屬黨內年青的幹部能在牠的基礎上抵抗一切攻擊同時竭力克服其途上一切障礙的原故。

第四國際通過了戰爭和反動的考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緊接着革命低潮的反動年代裏，第四國際的幹部，在逆流前進堅苦鬥爭中聚合起來。第四國際的創立者托洛次基的口號，從一九二三年開始發展時起，就是『回到列甯去』！那就是托洛次基主義左翼反對派的作戰口號，用以攻擊史大林及其整個派系的，當時那一派系就是以修正列甯和馬克斯的國際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來開始其反革命的行動。在以後幾年中，也是這個作戰口號表明托洛次基派效忠於布爾雪維克黨的綱領和思想，此黨乃指示無產階級革命如何才能完成的最先的和唯一的政黨。

第二次大戰爆發時，第四國際又有一機會為反對其他的修正革命綱領基礎的企圖而鬥爭。此次是在牠內部鬥爭了。在這次鬥爭中，牠從內部武裝起來，為了抵抗以後幾年戰爭的考驗。『回到列甯去』，回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去，回到交戰各民族互相聯歡去，回到革命的保衛蘇聯去，回到階級鬥爭的繼續去，回到行將來臨的革命工作的準備去，——在納粹恐怖與『聯盟國』迫害的黑暗年代裏，這就是第四國際的作戰口號。

第二國際消失得毫無蹤影了，其中的社會民主黨已變為英美帝國主義可憐的宣傳機構了。此次破產的重演較之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所表演的形式更為奇異。

第三國際，在叛賣的年代中腐化後，簡單地被史大林出賣給華爾街了，為的交換租借法案。

一切中派的組織，像『倫敦局』等，都粉碎了，還原為其各組成部分了。

祇有第四國際高舉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反戰的革命鬥爭旗幟。祇有第四國際經得起戰爭的考驗。祇有第四國際依舊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綱領，於十月革命傳統。『回到列甯去』仍然是我們的作戰口號，因為那是無產階級勝利的作戰口號。

大戰曾經是第四國際一個可怖的考驗。同心合力反對我們的，是今日社會的所有力量，從帝國主義及其戰爭機器起，到史大林主義官僚及其格別烏止。

在戰爭第一年頭，即一九四〇年八月，第四國際被奪去了牠的創立者和組織者，我們這時代最偉大的革命天才。里昂·托洛次基在墨西哥被格別烏一個密探所卑鄙地暗殺了。那是一個嚴重的打擊。我們的敵人以為那對於年青的國際是致命的打擊。但是托洛次基把基礎建立得比敵人們所知道的更好得多。托洛次基是死了，但他所建立的國際接受這卑鄙的打擊好像接受一個挑戰。第四國際比以前更為擴展和茁長，以此來紀念牠的偉大。

的殉難者。

在法、比、荷、希，在整個歐洲大陸，第四國際的幹部會陷於希特勒的蓋世太保的謀殺的恐怖中。

整代的英勇的托洛次基主義者領袖，里昂·萊沙爾（Leon Lesclapart），馬賽爾·歇克（Marcel Hic），潘岱立斯·帕絡普洛斯（Pantelis Polipoulos）以及他們的朋友們，都成爲納粹和法西斯獸性下的犧牲品。

就在納粹統治的歐洲中心區域，法國和德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在兵士和工人中組織了聯歡。他們在希特勒的國防軍中印發著名的報紙『工人與兵士』（Arbeiter und Soldat）。這份報甚至當沙文主義頂猖獗時，仍高舉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在英勇的維克多·維特林（Victor Widelin）領導之下，六十位托洛次基主義者，兵士和工人，爲了這個工作犧牲了生命。當第四國際勝利的時候，他們的紀念將深印在全世界工人心中。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希臘內戰正酣的時候，史大林卑鄙的代理人殺死了一百多個第四國際精銳的戰士。但是他們並不能殺死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不願慘重無比的犧牲，第四國際各支部於全歐洲大陸不斷地茁長起來。

在英國和美國，『民主的』資產階級，於所有工人政黨中間，單單迫害托洛次基主義者領袖，把他們投入羅斯福和邱吉爾的監獄裏。他們妄想斬除第四國際黨的首級。但是英美二國的托洛次基主義者，不亞於歐洲大陸的兄弟們，接受了這種迫害的挑戰，反倍加了他們的力量。

更其毒辣的是印度，中國以及其他殖民地的同志所遭受的迫害和禁錮。但是，那裏第四國際的戰士同樣的接受這種挑戰。

在這次大戰正酣中，恐怖和迫害到了極點時候，第四國際還有新的支部在印度，埃及，南美，意大利等處成立起來。

史大林，希特勒以及『民主的』帝國主義者，沒有一個能阻礙第四國際的前進，這一事實是我們前途的象徵。她指示給工人們以一最可靠的道路，來克服史大林主義黨和改良主義黨的背叛，那就是：加入新的黨，加入那能堅持第四國際綱領，在逆流中艱苦洶進的黨。

戰爭的考驗已顯示第四國際不僅是活的現實，而且擁有無比的活力，能抵抗任何惡劣的環境而繼續成長。在聯絡間斷幾年後的今天，這次大會召集所有的支部，可以驕傲的向全世界工人呼喚：
你們的國際活着！第四國際經過反動和帝國主義戰爭最惡劣的幾年之後，仍舊活着！各國第四國際黨正在生長和成熟的過程中。

不僅此哩，這次大會還能向全世界工人報道，在戰爭中雖然隔絕了，雖然缺乏直接的聯繫，第四國際各支部發現牠們自己在政網上比過去更加是一致的！第四國際的力量，據牠自己的經驗所證明，是建築在牠的不動搖的馬克斯主義綱領上的。第四國際在戰爭和反動中的生存和成長確實預示着，第四國際各支部將發展爲羣衆的革命黨，以轉變目前有利的革命局勢爲成功的革命。只有推翻資本主義，進一步建立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才能阻止再一次大戰的破壞，才能解除人類的危機。這就是第四國際以牠整個的過去從事於準備的工作。

第四國際的綱領

所謂『聯合國組織』在倫敦休會以後，準備下一個月在巴黎秘密舉行『和平』會議時候，第四國際的世界大會召開了。『聯合國組織』大會顯然暴露了：英美帝國主義代表人和史大林官僚層代表人之間的衝突。偽善的對弱小國家命運的關懷，掩飾了這種衝突。『工黨』的貝文一面哀哭那些被掌握在克臨靈宮手裏的保、羅、伊朗等國的命運，一面在希臘和大英帝國屬地繼續老牌帝國主義者邱吉爾的政策。維辛斯基，史大林主義官僚的代表人，同樣的哀哭那些被掌握在英國手裏的希臘和印度尼西亞的命運，而正當其時，克臨靈宮却以其在東歐和亞洲的無恥行動，違背着全世界工人的良心。這兩批官僚昨天踏着工人的背脊登上權力的寶座，今天却接着陳腐的帝國主義外交的方式扮飾『世界統治者』而登場。『聯合國』大會甚至選出比利時的『社會主義者』史巴克當主席，挪威『工黨』黨員李安當秘書長。

可是這種『左傾的』偽裝并不能隱瞞這個事實，即是：聯合國組織不過是列寧命名爲『分贖聯盟』的帝國主義『國際聯盟』之再版罷了。這大會沒有一件舉動能引起世界羣衆絲毫熱情。世界人民有的帶着恐懼焦急的心思，有的帶着冷漠的情緒，注視着牠的爭論。沒有一個人希望過牠能解決人類的任何問題。然而完全名不符

其實，牠不過是武裝列強間的競技場。巴黎「和會」也是不足寄以較大的樂觀的。

但是甚至於當那些外交家在倫敦或巴黎互相質問時，革命的暴風雨就在印度和埃及醞釀着了。那裏，正在發展的專制所遵循的，不是失敗的「聯合國組織」，或其任一參與國的綱領所指出的道路，而是第四國際的綱領所指出的道路。所以，我們能確定地說：我們的大會討論是比資產階級「國際」的討論更無更重要得多的，雖然資產階級「國際」有其莊嚴的外表，雖然叛逆的改良派和史大林派拿「勞工」偽裝來粉飾牠。

這次第四國際大會呼籲一切工人，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不要爲着他們的主人的所爲而絕望，而要起來反抗他們。不僅要鄙視他們的偽領導人，而且要以他們自己意志責令那些偽領導人去執行。在今天，世界的主人以原子彈的恐怖來威脅全人類，但他們忘記了原子彈也需要工人的手去製造，忘記了這可怕的武器也需要穿軍服的工人去運用。工人充滿了對於貪婪的老闆之不信任時，就會懂得如何在原子彈製造工廠實行罷工，同在其他生產部門一樣。兵士，對帝國主義統治者滿懷怨恨時，也會知道如何阻止濫用這種自我毀滅的武器。他們不需要別的，只需要認識世界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及其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目標。這才是對付原子彈威脅的唯一方法。

行動號召

第四國際世界大會，號召國際無產階級起來行動時候，首先向英勇鬥爭的印度和埃及的羣衆歡呼。他們當大會召開時，已踏上了推翻英國帝國主義枷鎖的革命道路。大會很滿意地指出，在這種羣衆反抗運動中已有明顯的徵兆表明：美國帝國主義趁大英帝國退縮維谷機會以謀取自己利益之企圖，業已遭受殖民地羣衆公開的敵視和示威性的抵抗了。大會同時警告殖民地資產階級，他們爲自身資本利潤而聯繫於帝國主義，他們正要鎮壓羣衆的鬥爭，并出賣羣衆。不要信任甘地，尼赫魯，巴特爾一流人呀！印度、埃及、印度尼西亞、越南以及其他殖民地人民，求民族獨立，求帝國主義壓迫下澈底解放，只有與壓迫者不妥協地進行鬥爭才能成功。只有那些受農民羣衆支持的新生的工人階級才能領導這鬥爭達到勝利的終點。

成立你們自己的工農代表會議來組織鬥爭！沒收土地給與耕者！由工人委員會監督工廠！勿讓資產階級首

領和史大林主義叛徒與帝國主義成立腐化的妥協！要求立即召集確能自由表現人民意志和他們希望的自治權的制憲會議！

殖民地羣衆爭取自由的鬥爭是英美歐洲的工人反抗同一帝國主義主人的鬥爭的一部分。第四國際號召諸大宗主國的工人集合起來保衛殖民地羣衆。

不要干涉印度的革命！不要干涉越南、印度尼西亞、埃及、遠東、近東的革命！英、美、歐洲的工人必須高呼上述堅決的口號，以反對他們的資本主義主人的狡計。

正當帝國主義霸主與克臨靈宮官僚協調，企圖向德日意等戰敗的帝國主義國人民施展掠奪壓迫的老手法時候，原來對殖民地的壓迫却正遭遇着反抗。第四國際號召「民主」國的工人起來反對這種反動的計劃。

沙文主義者企圖推諉戰責於德日意無產階級，爲了揭破這謊言，第四國際號召英、美及歐洲的工人起來，表示他們對於戰敗國工人階級的階級一致。撤退駐德日意的軍隊，這些國家羣衆應有完全自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即應有言論，出版，集會，選舉等自由！（譯者按，此宣言發出後二個月，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一決議案，更進一步「要求一切外國軍隊，連紅軍在內，都應退出被佔領的國土。」）

惟有提出這些要求以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及其克臨靈宮的助手，聯盟國工人才能爭取德意日諸國羣衆，爲着他們的共同目標，也就是爲着建立歐洲和世界社會主義合衆國，而奮鬥。

在一切國家裏，世界資本主義正想利用猖狂的通貨膨脹和繁重的捐稅計劃，將戰債負擔轉移羣衆身上。工人階級必須領導全體羣衆向此反攻。第四國際號召工人起來提出下列口號以自衛：

訂立活動的工資制，隨生活費高漲計算工資！不向窮人而向富人抽稅！沒收大企業的戰時利潤。

同時，資產階級正計劃着剷除千百萬人的工作，使工人階級頹喪和分化，希望以此卸脫未來經濟不景氣的重担。第四國際號召工人起來提出下列口號來對抗資本家們這種應付經濟衰落的計劃：

訂立活動的工時制，分給一切有工作能力者以工作機會，縮短工作週，保持原有工資！

戰爭會顯示過現代工業生產力有如何驚人的貢獻。但在資本主義底下，這些偉大生產的努力，統統流向戰爭和破壞去了。戰爭一結束，工廠就停頓了，資本主義是不能爲和平而生產的。第四國際號召各國工人起來要

求：重開停工工廠！在工人監督下罷工。資產階級怨訴着這樣『將使經濟破產了』，第四國際則號召工人起來要求：夕開托拉斯的賬簿，受工人委員會審查！取締企業秘密！用這種辦法，獨佔資本主義之剝削和掠奪才能披露給全世界的人們。

在英，法及其他西歐國家，羣衆的左傾已使獨佔資本家及其托拉斯退居守勢。要求工業社會化的聲音一天比一天高揚起來，爲了回答這個聲音，工黨政府及各國社會改良黨史大林黨與資產階級政黨的聯合政府，便實行那種毫不侵犯資本家利潤的所謂『國有化』。如此一來，獨佔資本家就可利用『國有化』的外衣來增加他們對整個經濟的操縱了。第四國際向這些欺騙手段宣戰，號召工人起來要求：

沒有賠償的沒有酬報的國有化！工人監督國有的產業！

除了這些必需的辦法以外，沒有第二條路能防止世界規模的危機把全人類更深地推入資本主義臨死掙扎的痛苦去的。一切工人組織必須與資本家的政黨決裂，必須貫徹獨立的工人階級政策，才能實行那些辦法。因而第四國際號召羣衆起來向他們的傳統組織要求：

破裂那有資本家在內的聯合政府！拿起全部政權！建立工農政府！在工農委員會監督和保護之下實施真正反資本主義的綱領。

第四國際，在積極參加羣衆日常鬥爭中，在隨羣衆共同經驗又從經驗抽取教訓中，推行這些口號。第四國際各黨在共同鬥爭的過程中展開他們的全部綱領，即是社會主義革命及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中建立自由的工人共和國的綱領。爲這綱領而鬥爭時，第四國際號召工人起來打擊沙文主義，無論是屬於社會改良黨的或屬於史大林黨的。尤其在東歐幾個國家裏，第四國際號召工人起來與紅軍兵士聯歡，以此來打擊克臨靈官那種殘暴的沙文主義。爲了打擊反動官僚的劫掠政策，他們必須展開他們的獨立的工農代表會議運動，以加強工業的社會化，以擴大貧農的土地分配，以爭取民主權利及各民族自決權。東歐的勞動者必須聯合蘇聯的工人來推翻史大林下的反動官僚政權，并重建工人國家成爲真正的蘇維埃民主制，然後才能成功達到上述要求的目的。

與社會改良黨和史大林黨相反，第四國際的政策，并非建築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的外交的計劃上的，而是建築在工人和被剝削被壓迫者的迫切需要上的，第四國際的綱領是工人階級從資本家剝削下謀取徹底解放的

綱領，是殖民地人民從帝國主義統治下謀取澈底解放的綱領，是蘇維埃羣衆從官僚政治的瘟疫下謀取澈底解放的綱領。第四國際不支持任何現存的政制，牠號召工人起來推翻這些政制，而建立工人自己的政權。資本主義的推翻和工人政權的建立，這一任務惟有在世界規模上能夠得到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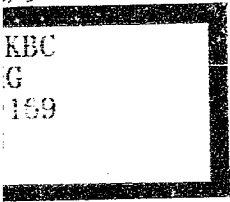
惟有社會主義國家結成一個全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才能永久消滅戰爭，才能組織那爲使用的生產，使大家豐衣足食，實現自由平等的社會。惟有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才能使原子能從現在成爲毀滅人類的威脅的狀況轉變爲一種使人類進步的空前的恩惠。

這是我們的綱領！全世界工人們！沒有第二條成功的道路，除了在第四國際旗幟之下聯合起來！

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國際大會

於布魯塞爾，一九四六年四月

57
60157



000